



小狗 布鲁

一只从死亡线救回的
狗狗及其主人的寻找真相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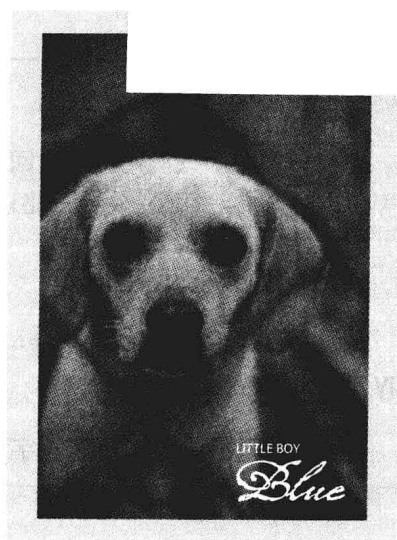
它的眼神，忧伤又美丽 / 虽然不言不语，叫人难忘记
曾经的纯真，被伤害得如此深重
爱它，就请爱护它 / 爱它，就别抛弃它

LITTLE BOY

Blue

[美]金姆·凯文◎著
桂小黎◎译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小狗布鲁

一只从死亡线救回的
狗狗及其主人的寻找真相之旅

[美]金姆·凯文◎著
桂小黎◎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狗布鲁：一只从死亡线救回的狗狗及其主人的寻找真相之旅 /
(美) 凯文著；桂小黎译.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12

书名原文：Little boy BLUE

ISBN 978-7-5640-8588-9

I. ①小… II. ①凯… ②桂…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81250号

LITTLE BOY BLUE: A PUPPY'S RESCUE FROM DEATH ROW AND HIS OWNER'S JOURNEY
FOR TRUTH By KIM KAVIN, FOREWORD BY JIM GORANT

Copyright: © 2012 BY KIM KAVIN, FOREWORD BY JIM GORANT 2012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ARRON'S EDUCATIONAL SERIES,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Orient Brainpower Media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3-8131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82562903 (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68948351 (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普瑞德印刷厂

开 本 /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 14

字 数 / 200千字

版 次 /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28.00 元

责任编辑 / 刘 娟

文案编辑 / 李文文

责任校对 / 周瑞红

责任印制 / 边心超

那次不小心惊扰到入神的妻子时，我们俩都有点儿尴尬。那天，我下班很早，回到家后直接进了厨房，没弄出什么声响。当她突然觉察到动静时，猛地转过身，看到我在，眼睛里满是震惊，勉强给我挤了个笑容。然后她用身体挡住了电脑屏幕。我有一种很不好的感觉——好像不小心撞见了一个正在偷偷摸摸浏览色情网站的家伙。

我当时的确是这种感觉，不过，事实并非如此，是我想歪了。她在浏览关于狗狗的“色情”网站。浏览器的历史网址信息显示她登录的是“寻找宠物”网，在屏幕上，确实有一张靓照——那是一张狗狗的全身照，照片上一只迷人的小拉布拉多贵宾犬正在回头看，眼中闪烁着淘气的光芒。“它难道不可爱吗？”卡琳问道。我点了点头，算是肯定了她的问题，但绝没有任何支持的意思。“等一下，”她说，“你看这只，”然后快速地滑动鼠标，让我看整个页面，很明显，她已经研究一会儿了，而且一定不是第一次浏览这类网页。到此为止，有件事情已经极为清楚：我们家不久就会有一只狗狗了！

这种可能一点也不让我惊讶。我们家就这个话题已经讨论了很长一段时间——真是残酷啊，就这么一直没有结论，一直讨论——差不多两年了。女儿九岁后，她开始全面张罗这个事情，小丫头热情满满，就想在家里养一只毛茸茸的宠物。她的计划包括不停的请求，承诺说自己会负责狗狗的喂养、房间的整理，跟我们死缠烂打，死乞白赖地恳求，捶胸顿足、歇斯底里以及偶尔在停车场发病。甚至，坐在餐桌对面的她会突然看着我们，然后说，“好吧，我要怎么做你们才能点头同意？”

于是，我和卡琳的思绪同时飞到了我们的宝贝女儿在底商前面铺着砂砾的停车场兜售“宠物犬”的场景，当我们突然回过神儿时，和她终于有了共鸣。我们也爱狗，而且在成长过程中都养过狗，因此，大脑的情感部分对于养宠物是认可的，可是，理智部分又在拼命否定。

我和卡琳工作都很忙，一家人住的房子也很老了，需要花不少精力。不仅如此，两个孩子也是麻烦事一箩筐，方方面面都需要我们参与。哎，这日子过的……当然，我没有埋怨的意思。只是，训练日程一个接一个，要合伙用车，接孩子，送孩子，洗衣服，做饭，各种实践和比赛，经常要跑“家得宝”，要预约医生，牙医，牙齿矫正专家，要写读书心得……我真觉得自己就像是快速旋转的陀螺。

虽然养狗狗的做法值得肯定，可是我们都知道，如果真的养了，一定会很麻烦的。两个孩子坚持说她们会处理好一切，会遛狗、喂食，会清扫院子里的粪便。我们的朋友也建议说养狗狗可以培养孩子的责任心。但是，我和卡琳还是没有点头。对于刚开始养宠物的人来说，我们必须考虑到事情的另一面。小时候我们不也做过类似的承诺吗？可是，一旦父母把狗狗买回家，我们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照顾，最后受罪的还是狗狗。我们知道，如果开始养狗，要操心的还是我们俩。就算孩子们真的能帮上忙，你也不能指望太多。

关于养狗狗的话题最后总是这么收尾：想法不错，不过，不怎么现实。

“如果你真的想养，那我就开始找找吧。”卡琳会这么说，我也会这么说，不过，事情总是就此而没有了结果。

事情终于有了转机。2008年年末，我给《体育画报》——我工作的杂志写了一则故事，内容是关于从迈克尔·维克的格斗场上拯救出的一只狗狗。故事很短，可是，后来他们要求我详细写出来，出一本书。2010年的一月，初稿总算完成了，在交稿之前我让卡琳读了一遍。这本书就是《迷失的狗狗：迈克尔·维克手下的狗狗和它们的救赎之旅》，书中揭露了斗狗的残酷无情，但是，更多的笔墨还是用在了强调人类和狗狗之间的情感上，叙述了这些狗狗的坚韧和热情。

卡琳读过草稿不久，我就撞见她上网浏览关于狗狗的网页了。我们的女儿也没有放弃她们的想法，有时候，下班回家，会发现两个人正坐在电脑前，看着下拉菜单，并低声嘟囔着，“我没有给你看‘毛球儿’的照片？哦，还有‘幸运星’‘宝贝’‘小胖子’？”——这类讨论成了我们家的家常便饭。然而，不管怎样，讨论最后还是殊途同归，我们的结论是一致的——不能养狗。

可是，这个一致性最终还是被打破了。

记得那是初春时节，卡琳终于十分确定地向我摊了牌：她想养只狗。我写过那本书之后，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我们将来也会救助一只狗狗。如果说我的研究以及在动物救助社区的讨论真的教会我什么的话，那就是多数的收养从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因为大家总是关注一些不适合他们喂养的品种，或者忙了一天，回家后，看到哪只狗让他们动心了，就匆匆定了下来。

对于我们来说，整个过程不是要找到一只狗，而是要找到那只狗——也就是说，最适合我们家庭喂养的那只狗。我们列出了一份清单，写出了狗狗应该有的特征：成年，受过训练，不要太大，理想的话不怎么脱毛。虽然我

们不想养太大的，但也不希望它就像个长了腿的拖鞋那么小。我想到了《金发女孩儿》，有点像里面的小熊，不管怎样，它得比《小红帽》里的大灰狼好看才行。

我们开始认真地寻找起来。方圆三十英里^①之内所有宠物店的“收养日”活动我们都参加了。我们也去了收容所，同时不断地搜索“寻找宠物”网站，填写表格，发送邮件，写清楚适合我们的狗狗的特征。有几次感觉就要成功了，可是，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还是没有联络上。接着，女儿忙着去野营，我们一家人也要去度假，整个夏天的寻找工作又搁浅了。

九月份，我的书出版了，成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关于这次成功，我接受了许多记者的采访，其中有个问题怎么都回避不了：“那么，您养的狗狗是什么品种呢？”当我解释说，我们没有养狗，正在寻找合适的之后，采访总是会出现短暂的尴尬。

大约又过了一个月的样子，我们终于确定了适合我们的小家伙——一只神采奕奕的雪纳瑞杂交犬，当时它还在一个小时车程之外的纽约韦斯特郡，待在一家名叫“因为爱狗”的狗狗救助点。我们列出的很多特征它都具备，就是一点，它已经六岁了，略微有些老。我和卡琳一起在线填写了表格，然后获许驱车前往，看看具体情况。

它的名字叫切斯特，灰白相间，大约有二十五磅重，下排牙齿有些外凸，因此，即使它闭着嘴巴，牙齿也还是能看到。参差不齐的牙齿让切斯特看起来就像是街头玩世不恭的坏孩子，这模样和它的性格倒挺相符。它走路的时候，总是勇猛地往前冲，把皮带拉得紧紧的，它呜呜地低吼，对于我们的控制表达着强烈的抗议。它在地上打滚儿，就好像是《动物屋》里的约翰·贝拉西；用爪子刨地，像一只愤怒的公牛。我们觉得这小家伙精力充沛，只是，

① 1英里=1609.34米。

似乎有点儿过了头。

回家后，仔细考虑了一下。然后，带着孩子又一次去了切斯特那里。两个孩子很喜欢这只狗狗。我和她们俩一起看着切斯特，感觉它很友好，精力充沛，喜欢回应两个孩子，而且很有耐心。在那之后我们又去了一次，然后就正式地收养了他。

在我们将它带回家的那一年里，它真是好得没话说。有趣、亲切，而且之前明显有过居家经历，习惯养得非常好。关于切斯特的故事一时半会儿说不完，不过，有一点我得提一下：收养切斯特之后，我们的两个邻居还有卡琳的兄弟也非常喜欢它，着了魔一样，然后他们也开始寻找合适的狗狗，准备收养了——切斯特就是这样，看到它，你也会有养一只狗狗的冲动。

稍微思考一下，我们就忍不住质疑起来：它是从哪里来的？最后又是怎么到了我们这里的？我们只是有一点基本资料而已。它的主人将它抛在了南卡罗莱纳州一家死亡率很高的收容所中。到那儿不久，它的名字就被列入了“死亡”名单——单子上总共都没有几只狗狗。一般来说，丢在这里的狗狗很快就会被杀掉，因为收容所的人知道，没有谁会过来将它们要走的，因此，他们也不会再等什么。韦斯切斯特的“因为爱狗”营救小组在网上找到了它，然后把它和其他八只狗要了去。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的具体时间，但是，如果再迟几天，它就没命了。

还好，它没有死，而是在一个临时收养地待了两周，以确保它没有感染任何疾病，然后被装入木板箱，放到了厢式货车的后面，由一位专门负责这项工作的人连夜把它从南卡罗来纳运到了纽约。有一张照片拍的就是它刚到纽约的情景，现在看看依然让人震惊。照片上的它和现在简直判若两样——甚至都不像是一个品种——比现在要小，而且看起来很害怕，毛发全部纠结在一起，湿湿的，脏脏的。如果让我猜，我一定觉得它是刚从阴沟里爬出来的。两张照片上唯一的相同点就是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

有时候，我看着它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或躺在自己的小窝里啃着它最爱的玩具，一只会发出刺耳尖叫的毛绒企鹅。我总想知道更多它的过去。我想知道是谁抛弃了它？为什么这么好的一只狗狗会被抛弃？它的主人是怎么抛弃它的？甚至差点就被杀死了。有时，又不想知道那么多，有现在这些信息就够了。想太多的话太费神，也太让人难过了。

但是，没过多久，我又改变了主意，我觉得还是弄清楚比较好。就在《迷失的狗狗》出版后不久，我参加了一个图书签售会，离我住的地方不远。那是秋季里很明媚的一天，没有多少人到图书签售现场，不过，金姆·凯文来了。我见到她非常高兴。大概十年前我们就曾见过面，那个时候我们两人都是一家专门针对划船手的杂志社工作，都是“国际划船作家”组织的会员。当时，我和她在内的八个成员一起讨论了划船职业行为的规范、细则以及标准的更新。

讨论没多久我便认识到，金姆是当时屋内所有人中思维最为敏锐、也最为纯粹的记者，我想没有谁会否认这一点。讨论会过后不久，我就离开了划船比赛，但这些年我一直都和金姆保持着联系，一直都很喜欢她的文章。她跟我说起她的狗狗布鲁，说起她是如何一步步揭开布鲁的出身的，听完后，我又一次忍不住感叹她的才能和智慧。切斯特和布鲁很像，它也曾经差一点就丧命了，虽然现在看来这种危险根本不值一提。可当时，幸亏有很多无私的人付出了大量努力，帮他排除万难，才让它活了下来。

到现在为止，我使用“寻找宠物”网已经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了，发送邮件咨询远至堪萨斯的狗狗的基本情况，但是，我从来没有像一位称职的记者那样，追问“那些狗狗究竟是怎么被送到那里的”等类似的问题。金姆问过，而且她发现了一个恐怖的世界，一个我们大家几乎连想都不敢想的世界。我知道，她的故事马上就要开始了——这些故事不仅有吸引人的情节，而且还很令人震惊。

就斗狗这一行为来说，惩恶扬善的最好办法就是将善与恶都给予曝光。既要报道死亡率很高的收容所的残忍和不公，同时也要报道“寻找宠物”网以及在幕后默默工作的千千万万普通人对于生命的救助和挽回。看到这些，我们的心会得到安慰——是的，我们——你、我，还有所有的切斯特们。

最近，我们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给切斯特找个玩伴岂不更好？当现实地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知道，这么做肯定是不明智的。虽然知道，但一定有很棒的小动物等着我们给它这个机会。我想象着，某一天，我下班回来，发现妻子和女儿又缩在电脑前，不停地“嗯嗯，哦哦”。每次从大门走进来，我都会不由自主地寻找这样的声音。

吉姆·高朗特

封面狗狗的故事

偌大的城市，哪里是我的家？

眼前，一片废墟，尘土，飞扬。远远的，一个人影晃动，紧接着很多狗狗从四面八方而来，聚集到那个人影身边。赶紧走近，看到的是狗狗们正在狼吞虎咽地吃着一个流浪汉不知从哪弄来的泔水，饭菜的馊臭味儿扑面而来，却让狗狗们吃得都忘了去警惕陌生人的到来。是的，这就是封面主角——我们的小布在被救助前的生活状态。它第一个看到了陌生人的到来，然后当所有狗狗都向后退的时候，它却定定地看着陌生人，然后小心翼翼地叨走陌生人手中的食物，躲到流浪汉身后慢慢地吃起来……

小布是全北京万千流浪狗狗大军中的一员，在我遇到它之前，它还经历了被人为地砍掉尾巴，或许还有被人打和伤害的经历，因为一旦看到人的手里有大一些的东西，它马上害怕得瑟瑟发抖。任何一个善良的人，都无法想象动物所遭受的虐待，而身处在救助一线的人员却并不惊讶于小布的状态，因为在没有动物保护法的中国，受伤害的动物比比皆是。它们对人类友好、忠诚，却遭受人类无情的戏弄和抛弃，只能游走于人类社会最阴暗的角落里，艰难地生存着……

《小狗布鲁》这本书在我看来是一本纪实文学，因为作者真实地记录和撰写了全美从政府到草根对待和救助流浪狗狗的状态和现实，将一幅残忍与温存、现实与理想、冰冷与温暖的画卷展现在我们眼前。当它来到中国，它的封面虽然已不是美国的小Blue，然而中国的小布却让我们更强烈地意识到：我们去帮助、认识这些与我们拥有一样宝贵生命的地球生物，是多么的重要。

现在小布在它的救助人——“嘿嘿的妈妈是睿睿”（新浪微博名）和

她朋友的关心帮助下，已经找到了幸福温暖的家，它再也不用过着提心吊胆、风餐露宿、忍饥挨饿的残酷生活。如果，你也想行动，请给我们写信：imzihazi@126.com，我们很期待你的到来和支持，因为，我们深信：这个地球，帮助它们，就是帮助我们自己。

封面拍摄者：安娜

微博：weibo.com/zihazi

邮箱：imzihazi@126.com

qq: 75461323

LITTLE BOY

Blue

目录

这个小家伙的故事肯定不少 / /	001
因为体癣被隔离两周 / /	013
慢慢接近目的地 / /	030
童年梦想在现实中的无奈 / /	044
数字背后的真相 / /	059
救助小组的坚持 / /	063
那扇关着的门背后 / /	067
尽可能多，尽可能快 / /	072
一个人照顾这么多？ / /	078
总算有一丝清凉之风 / /	086
更多幸运的狗狗 / /	099
因为爱，所以放手 / /	113
坚持下去就有希望 / /	120
一场遍布全国的战争 / /	130
最初的样子 / /	139
如果看到什么，请务必说出来 / /	148
只有爱心还不够 / /	159
关上闸门 / /	174
更美好的生活 / /	182
真是潜能无限啊 / /	186
今后的日子 / /	193
结 语 / /	202
尽你所能 / /	204
鸣 谢 / /	206

这个小家伙的故事肯定不少

我在家里排行老大，可是，第一个享受到父母的爱和呵护的并不是我，而是那条黑色的苏格兰梗犬，他享受了无数的拥抱和亲吻，就像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我牙牙学语时，首先会说的不是“爸爸”，也不是“妈妈”，而是“麦克”，这没什么好惊讶的，因为它是我的第一个挚友。似乎命中注定了长大以后我会深深爱上狗狗，就像很多人深爱着自己的孩子一样。

相册里我和麦克的合影多得数不清，每一张照片上麦克都雷打不动地守在我身边。陪在婴儿床旁边的是它；陪在童车旁边的是它；夏日绿油油的草地上，坐在我身边手工钩织的粉白色相间的阿富汗毛毯上的，还是它。我敢说，如果麦克现在还在的话，这些照片中有那么几张一定会让它觉得不好意思——尤其是对着一堆 20 世纪 70 年代的橘色和黄色漩涡画跳起来的那张，照片上的它就像踏上了充满迪斯科灵感的迷幻之旅一样。但是，我觉得它会和我一样，喜欢我们俩的合影，因为我们真的就像兄妹一样。圣诞树下，有我的礼物，也有它的礼物；我们起到公园散步；我最爱的那张照片中，麦克和我并排坐在爷爷湖边小屋的跳水板上，我紧紧拥抱着它……绝不是你想的那种点到为止的拥抱，而是像一个孩子用小胳膊环绕着她深爱的人的脖子，紧紧抱着，似乎永远也不愿让这个人走出她的生活，

走出她最美好的记忆。今天，当我再次看着那张照片时，我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小女孩儿的开心和她拥有的第一只狗狗，还看到了爱狗人那颗充满着喜悦的心。

即使是现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父母家的墙上，狗狗的照片比人物照依然多出许多。母亲最爱的那件运动衫上赫然写着“欢迎询问我那上了岁数的狗狗”。父亲一直都保留着那只毛茸茸的橙色猩猩玩具，它是我们家养过的一只狗狗最喜欢的玩具，不过那小家伙现在已经不在了，父亲把猩猩放在瓷器橱里，不像其他人，只是把体育奖杯、退休金匾等东西放进去。在我关于家的珍贵回忆中，几乎没有哪一部分是缺少狗狗的。麦克之后，是贵宾犬泰伦，泰伦之后是西高地布兰迪和考奇（官方文件上他们的名字分别是：布兰迪文·米斯特和凯文上校考奇三世）。它们死后，我们又养了杜宾犬泰纳。它之后，是和它很像的昆西，与此同时，妹妹的黑色拉布拉多犬赛迪·梅也加入了我们的大家庭当中。赛迪，这还是我侄女的名字，我就是这么亲昵地称呼它的。这些年来，我真的非常爱这些狗，每一只我都喜欢，就像小女孩儿深爱着自己的洋娃娃一样。我真的想象不出晚上睡觉时家里没有狗狗陪伴是什么感觉，或者说把一只经过训练的狗狗放在某个角落，而不是放在床的另一端、我的脚边，对我来说也是非常奇怪的——当然，如果是寒冷的冬天，那就一定要放在被窝里了。

大学毕业后，我首先要做的就是养一只属于自己的狗狗。我从来没有想过生活中居然会没有狗狗陪伴。尽管在我成长过程中父母一直都是养纯种狗，但对我来说杂交品种也是可以接受的。我觉得它们同样需要温暖的家。在一份报纸的分类小广告那一面，我和我的未婚夫一起，找到了一则刊登比格杂交犬的广告。那个时候大概是1994年，地点是爱荷华州的锡达拉皮兹市——离我新泽西的家非常非常远，但是，我们没得选择，刚从学校出来，那里是唯一能同时提供给我们俩工作的地方。那些狗狗在闹市区的一个农

场里，开车过去大概需要一个小时。我们到那儿之后，看到一只比格犬正在照顾它的孩子们，旁边那个人是农场主，那只比格犬就窝在他的影子里。农场主满脸不开心，他气急败坏，想知道这是附近哪只流浪狗干的好事——比格犬产下了几只杂交狗狗。比起纯种狗，杂交狗在市场上的价格肯定要低很多。

“如果这些狗狗卖不掉，你准备怎么办？”我一边逗着草丛里耷拉着耳朵的狗狗，一边问他。

“扔那边的河里淹死呗，”农场主面无表情地说，“把它们放到一个装满石子的袋子里往河里扔。”

这可能是农场主招徕生意的方式，当然也可能是真的，不管怎样，我当时就忍不住了，小心捧起那只很像小浣熊的狗狗，放在臂弯里慢慢摇晃着，我那个样子，肯定像个流浪汉。弗洛伊德不仅活了下来，它也一直陪着我，后来，我和未婚夫分手了，它也依然陪着我（和未婚夫分手后，我只留下了三样东西：电视、录像机，还有我的狗狗，对我来说，这也是最珍贵的了）。在接下来的十六年里，这只狗每天都和我在一起。它陪着我回到了东北部，毫无怨言地跟着我不断更换住处，五个公寓、一个地下室，还有合租房，而与此同时，还辗转于纽约、新泽西、康奈迪克，我对报纸和杂志方面的工作也越来越熟悉了。平时，它会坐在我的办公桌下面一动不动，会在公司垒球比赛时，陪在我的身旁，晚上的长沙发上，它就安静地卧在我的腿上。对于那个我最终要与之结婚的他，狗狗甚至会乖乖地腾出空间给他住——尽管我和那个他也曾激烈地争吵过几次，但弗洛伊德就认准了，那个人是最适合的男一号。

弗洛伊德十一岁时，我们家搬到了新泽西的中西部，刚好在纽约和费城的正中间，那里有一块 5.5 英亩的林地，我们的房子就在这块林地上。在这儿，你会看到悠然漫步的鹿群，早晨偶尔还会看到沿街闲逛的奶牛。

我的丈夫在附近找到了一份工作，我自己也攒了些钱，因此，我们从两居室的镇公所搬到了一个小街尽头四居室殖民地风格的房子里。对于弗洛伊德来说，房子后面的庭院就像一个足球场，在这么多年公寓楼的生活之后，我听从了兽医的建议，决定让弗洛伊德四处跑跑，看看能否找到一个玩伴。

这一次，我登陆了“寻找宠物”网站，时间是2005年。1996年“寻找宠物”网就已经存在了，那个时候弗洛伊德才两岁。现在回忆起来，我确实记不清该网站有过什么宣传，但是，有一点我很清楚，那就是它取代了地方报纸的小广告版面，成了一个全国范围内为需要家园的狗狗宣传的广告版。这么想的绝对不止我一人。到2008年为止，“寻找宠物”网每一年的访问量都不下六千万人次。这真的是个不小的数目了。我这么比较一下吧，2010年，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在扬基体育场举行了一场比赛，可谓座无虚席，而“寻找宠物”网每一年的用户访问量是当时在场粉丝的十五倍还多。六千万差不多相当于美国最大的联邦项目——社保的参与人数，换种方法计算，如果你把美国最大的六个城市——纽约、洛杉矶、芝加哥、休斯敦、费城以及菲尼克斯的人口数加起来，也只是“寻找宠物”网每年访问量的三分之一而已。建成后没多久，“寻找宠物”网便成了同类网站中最大的一个，大概有一万三千支营救小组和收容所，每天都会上传可供收养的小动物的照片。据估计，自1996年建成至今，该网站帮助了大约一千七百万的小动物找到了新的家。

这么看来，我的家就是其中一个了。我输入了新泽西州的邮政编码，然后输入了“猎犬”，因为我觉得弗洛伊德应该想要一个能够理解他的伙伴，它他突然扯着嗓子大叫时，对方不至于被吓着，而是理解它。

一张棕色的脸，上面有一道白色的闪电印记，我立刻被它吸引了。迅速浏览简介，这是个短毛打猎犬拉布拉多犬，出生大概十二周的样子，离我们住的地方不到半小时车程。我点开了链接，然后按照要求填写了一份三页纸